望文海遂撷英
望史海以钩沉
望艺海而拾贝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“望海听风”。

与尔定盟

□文/图　迟玉红

总有一种时光，在时间的荒芜里，默默相许。春来秋往，岁月更迭中，永恒不变的是那份初衷情深似海，牢牢地锁住一尊灵石的前世与今生。古人爱之，今人惜之。

偶园内北海世家大门南侧有一块刻有铭文的奇石。据冯溥的玄孙冯钤《蕉砚录》一书记载，这块奇石是明代新乐王朱载玺题铭的衡王府遗石。此石高约五尺，色调灰黑，石面刻有铭文：“惟石名狮，明师负荷。介我广居，棹楔之左。与尔定盟，似无不可。百千万祀，永怀不堕。我籍名师，名狮自我。珍重珍重，安妥安妥。”署款是：万历九年辛巳八月望日，新诚信玺铭。

明朝成化年间，皇子朱佑樘被封为衡王。弘治十二年（1499年），朱佑樘来青州就藩，为第一代衡王，薨后赐谥号“恭”。恭王的长子朱厚熔以世子继承王位，余子皆封郡王。衡恭王第三子朱厚爝被封为新乐王。朱厚爝的长子朱载玺，是第二代新乐王。

朱载玺（1557年—1593年）是位比较贤德的郡王，他倜傥博雅，善文辞、书法，喜交游。他喜欢广阔的大自然中最原真的事物，犹如喜欢结交心怀宽广的人。当时，朱载玺得到一石，观其上方凹凸有致，像一头雄狮，威风凛凛地蹲坐在那里。朱载玺对其爱不释手，令人将石置放于王府庭院的东侧，为石取名为“狮石”，亦称“狮子石”，并在石上题写了铭文。

新乐王朱载玺，字信父，号诚轩，他分别采用了新乐王的“新”、号诚轩中的“诚”、字信父中的“信”、名载玺中的“玺”字，组成了“新诚信玺铭”的落款。朱载玺喜欢玩石，与石“定盟”，即结为“师友”，视之为“亲人”。可见他对其石爱之情深，才得以让狮子石在多年后渡过了一场劫难。

万历初年，朱载玺尽享荣华，狮子石也身价倍增。然而，随着衡王府的败落，狮子石也流落他乡，不知去向。

清朝道光年间，狮子石忽然重现青州城，这一奇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金岭镇一位秀才叫毕元亮，得知此事，与朋友前来观看，作诗一首并序，序曰：“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三月，郡城居民杨姓掘地得石，状类狮，背有题铭，仿佛可读，盖衡府故物也。偕友人往观，各题长句。”

其诗写道：

突目昂头一兽蹲，泥涂未没旧题痕。
因沉绿野今犹在，曾置名园独受恩。
玉马铜驼应共恨，西陵北寺向谁论。
殷勤欲问当时事，惜尔无凭不解言。

《蕉砚录》书中对此有专门记载，其描述大致如下：“杨玉，家住西营之后所，距衡王府的后宰门数十步远。有一天，杨玉的母亲梦见一女子，说：‘我已经跟你们多年，我准备嫁人了。’杨母恍惚答应的时候，忽然醒了。次日，杨玉伐院中的大槐树，刨根时挖出一石，拂去泥土后见石上刻有铭文。”冯钤当时亲见此石，分析断定是新乐王府的故物。他在《蕉砚录》书中记此事时，说狮子石仍“以不字之贞，有待而行”，尚不知将归何处。孰料，此石竟归宿于偶园。

《易·渐》之“山上有木，渐；君子以居贤德善俗”，宋朝曾巩《答范资政书》的“伏以阁下贤德之盛，而所施为在於天下”，都是以贤德盛天下。朱载玺一生贤德，喜欢与“德”交往。狮子石上端比下端宽厚，有一种“儒雅谦和，君子之风”，无论从它的正面还是背面，远观狮子石就像一个“贤”字书写在大自然中。由此也更能理解朱载玺对之偏爱之情，每天与德行之人相视，是尊贤而重士。

石身背阴处的地方，在岁月的洗礼中，未经日晒的凹处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其褐色外壳，此时更能想象到，五百年前朱载玺眼前狮子石的原貌是什么样子。为了保护这件文物，青州古城工作人员在置放此石时，特意将有石刻的一面，置放背阴处。避免其遭受日晒风化等伤害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古人已去，繁华已远，而重现世间的狮子石，在几百年的别离中，依然固守着一份情缘。

参考资料：《青州古城文化》丛书之《冯溥与偶园》

▼偶园“狮子石”

说“疾”与“病”

□王觞

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，经常见到“疾病”二字。大多数人也都知道，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，但对字义的异同则未必深究。

“疾”的甲骨文写作“ ”，左人形，右下箭矢形。《说文解字》谓：“病也。从疒（nè），矢声。”

“疒”的甲骨文写作“ ”，像一个人躺在床板上的样子，会意为生病。其小篆字形演变为“ ”形，床板依然可见，人却变成了“一”形；今天的字形中，人又演变为“亠”。

“矢”的甲骨文写作“ ”，象箭形，《说文解字》谓：“象鏑（dí）栝（guā）羽之形。”即箭头、箭杆、箭羽之形。

从这里，我们就容易分析“从疒、矢声”了。正如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所言：“析言之则病为疾加，浑言之则疾亦病也。”大致意思是说，若细致区分字义（与“病”字相对而言），则“疾”指急发之病；若笼统而言，则“疾”与“病”同意。

当然，“疾”还有快速、急速等意，段玉裁以为：“按经传多训为急也、速也，此引伸之义。”又说：“矢之去甚速，故从矢会意。”这与《说文解字》“矢声”的解读有所不同。

但是，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点是《说文解字》并没有否定表声部首没有表意作用。

段玉裁曾对此现象作过专门分析，甚至总结出“形声包会意”“会意包形声”“形声兼会意”“会意兼形声”等六种情形。这一问题，不少学者写过专门的论文，在此不赘述。

大概因“疾”字有“矢”参与组字，所以“疾”又为外伤或较轻症状的病。清代学者郝懿行《尔雅义疏·释诂上》说：“按古人疾病连言，病甚于疾。”东汉经学家郑玄注《论语》也曾说：“病，谓疾益困也。”东汉经学家包咸则曰：“疾甚曰病。”

但这种情况并不绝对。“疾”在古籍中也有表示重病的情形。比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：“郑子产有疾……疾数月而亡。”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曾子有疾。”皆指病势严重，甚至濒临死亡。这要根据具体语境来分析。

另，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：“《诗经》有疾无病。”从今天考古发现而言，甲骨文中已有“疾”字，但“病”的早期字形仅追溯到战国时期。或者有一种可能，早期皆用“疾”字，后来新造“病”字？

“病”字没有快速、急速等含义。这可能也是要新造一个“病”字，以与“疾”字在字义上作些区分？

我们再看“病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病，疾加也。从疒、丙声。”

与《说文解字》对“疾”字的释读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都有从“疒”之说，构字的区别仅在于“矢”或“丙”两个部首的不同。

“丙”无快速、急速等意，这可能是“疾”与“病”二字字义的分歧之源。但在表示程度上的差异，是否与“矢”“丙”两个部首有关呢？

笔者认为是有关联的。比如说，“丙”有“大”意。段玉裁在阐释“丙”字时，引用郑玄的话说：“丙之言炳也。万物皆炳然著见。”《白虎通义·五行》也说：“丙者，万物成炳然。”这些含义，用在描述病势上，显然可以得出“病势严重”的含义。

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命，对疾病都是不欢喜的，乃至都是痛恨的。所以，不管是“疾”还是“病”，在文言文中都引申出了“毛病”“缺点”“痛恨”等字义。比如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：“寡人有疾，寡人好色。”在这里，“疾”即相当于今语中的“毛病”或“缺点”。

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与刖其父，而弗能病者，何如？”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在这里，“病”“疾”即相当于今语中的“痛恨”或“憎恨”。

金石趣谈

潍坊晚报
2023年11月27日　星期一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　编辑：鲍涛　美编：许茗蕾　校对：王明才